

作品
秋夜雨寒

君不离



下

JUNBULI

清酒一杯闲聊几句，
是最快乐的事，
你在这里，我很喜欢。



君不离



下

作品
秋夜雨寒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LTD.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君不离:全2册/秋夜雨寒著.--南京: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1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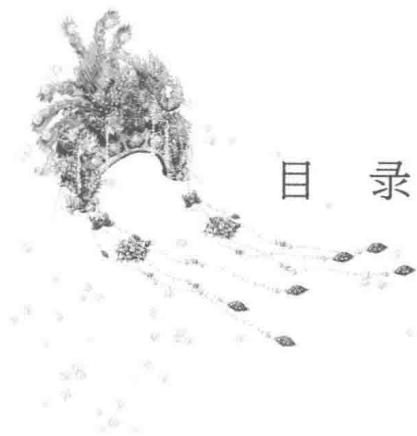
ISBN 978-7-5399-9304-1

I. ①君… II. ①秋…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113681 号

书 名 君不离:全2册
作 者 秋夜雨寒
出版统筹 黄小初 周亚林
选题策划 韩 薇 马建玲
版式设计 孙 波
责任编辑 姚 丽
责任监制 刘 巍 江伟明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165号, 邮编: 210009
出版社网址 <http://www.jswenyi.com>
经 销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印 刷 北京建泰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690×980毫米 1/16
字 数 650千字
印 张 42.75
版 次 2016年8月第1版 2016年8月第1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399-9304-1
定 价 65.00元 (全2册)

(江苏凤凰文艺版图书凡印制、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目 录

11	_____	得不偿失	001
12	_____	去意已决	034
13	_____	当局者迷	066
14	_____	一念之差	100
15	_____	以恶制恶	133
16	_____	拒之千里	166
17	_____	风云突变	199
18	_____	尘埃落定	234
19	_____	久别重逢	266
20	_____	破镜重圆	301





清晨，风雨终于停了，天空蓝得有些不真实，阳光灿烂得让人睁不开眼睛，除了风微微有些寒意，实在是个好天气。落叶虽然有着依然新鲜的绿色，却同时昭示着秋天的味道。

洗紫芜睁开眼，看到染亮了窗户的晨色，刚要起身，却发现自己仍然被玄易环在胸前。

“在想什么？”玄易的声音突然轻轻响起在洗紫芜的耳畔。

洗紫芜吓了一跳，想要回头，才发现玄易一直在身后抱着她，“在想，你这人怎么可以这般可恶，这般厚脸皮，我的孩儿怎么会有这样一个极端可恶、极端厚脸皮的爹爹！”

玄易的笑声从身后传入洗紫芜的耳朵中，热热的气息扑在脖颈上，微痒。

洗紫芜动了一下，玄易没有再禁锢她的身体。洗紫芜从床上坐起来，披了外衣，走到窗前，外面的天气真好。

“想出去走走吗？”玄易从后面再次轻轻地拥住了她。

“大清早的就用武功吓人很不好，知道吗？”洗紫芜故作镇定地说。

玄易一笑，刚要说话，听到外面晋护卫的声音响起，“主子，少夫人，琉璃姑娘说她已经可以下地走路，可否让她过来伺候少夫人？”

“让她再歇息几日吧。”玄易微微一提声音，“这几日我正好得了闲，由我来伺候紫芜就好。去请紫芜的大哥过来瞧瞧琉璃，二人说会儿话也是好的。”

晋护卫的声音在外面响起，“是，属下这就去安排。”

洗紫芜趁玄易不注意推开从后面抱着自己的他，转过头看着他，说：“晋护卫对你如此忠心，你还真是运气好得很。”

玄易微微一笑，说：“是呢，我运气真是好得很，生在玄王府，是玄王府的长子，又娶了紫芜，偏巧紫芜又是司马家的后人。然后我们可以生个虽然是我们二人的孩子却以司马之姓活在世上的儿子，而这个姓他并不是虚担，至少他确实是司马一脉的后人。”

突然，外面传来匆忙的脚步声，是刚刚离开的晋护卫，“关府少夫人派人传了消息过来，说是关家大公子关宇鹏的侍妾阿晴昨晚突然悬梁自尽，发现时身子都已经硬了，没得救。”

冼紫芜一怔，玄易平静地说：“和来人说，紫芜已经知道了。不过是一位侍妾没了，我与关家二公子有些私下的交情不错，但也不便为关府大公子的侍妾上门吊唁。”

“是。”晋护卫答应一声，脚步走远。

“人是姐姐杀的吗？”冼紫芜看着玄易，玄易轻轻梳理着她的头发，神情平静，“如果是她动手，她为何特意告之一声？”

“人肯定不是冼紫媛所杀。”玄易微微一笑，温和地说，“既然昨天离开时她会和你说她要利用煜皇子获得她想要的一切，自然不会这样鲁莽地处死一个对她来说已经没有什么威胁的侍妾。冼紫媛一大清早派人送来消息，是想要告诉你，人不是她所杀，二则也告诉你，她有可能会被关夫人所害，如果有什么意外，你要出面帮她。”

冼紫芜瞧了瞧玄易，“你以前好像没这么聪明。”

“哈哈！”玄易忍不住一笑，表情爽朗，“为夫一向如此聪明，这不过是小聪明，为夫还有大智慧。好了，紫芜又要讲为夫脸皮厚，阴险狡诈。我们夫妻二人一心，是不是无人可敌？”

“是不是无人可敌，紫芜不清楚，但紫芜晓得，相公确实是一位深藏不露的小人！”冼紫芜长长出了口气，恨恨地说。

玄易轻声说：“为夫觉得，如果那位假的含玉公主如愿怀了煜皇子的孩子并且生下来，以关家之姓在关府养大，在关夫人不了解真相的前提下，那个救了关府性命的小婴儿也许会无辜丧命。要看，究竟是冼紫媛打败关夫人，还是关夫人更毒辣些对付了冼紫媛。不过，她那个大儿子关宇鹏只是面上表现得温和公平，私下里女人在他不过是暖床的工具，冼紫媛不仅有你在背后帮她，还特意寻了一个更大的靠山对付即将嫁入关府的含玉公主。她明白，如果煜皇子对她的美貌有所心动的话，一定会帮她对付那个在她认为是煜皇子亲妹妹的含玉公主。”

冼紫芜知道玄易讲得很对，虽然关夫人答应会好好照顾女婴，让她以关府大小姐的身份长大成人。关宇鹏这一生不会有自己的儿女，但关宇程可以，如果含玉公主生下孩子，女婴岂不是生命岌岌可危？心中突然一跳，她这个要命的姐姐不会是要勾引煜皇子并且怀上煜皇子的骨肉吧？那样，冼紫媛倒是可以有自己的亲生骨肉！

“她很大胆。”玄易看着冼紫芜面上的表情，微微一笑，轻声说，“关夫人要是真为关府未来着想，冼紫媛绝对是一个可以让关夫人前风光的人物。”

关府的前厅，关夫人坐在正位，盯着堂下跪着的冼紫媛，面上带着愤怒的表情，恼怒地说：“阿晴的死是不是你所为？她已经不久于世，不是你的对手，孩子也会留给

你，你还逼她自尽！真是家丑呀，家门不幸呀！”

冼紫瑗并不分辨，只静静跪在地上，头微微垂着。

“母亲，昨晚紫瑗一直与孩子在一起，和阿晴没有任何接触，阿晴之死应该与紫瑗无关。”关宇鹏看着母亲，“也许是哪个奴才走漏了些口风，阿晴一时心中难过才会寻了短见。”

“就算她没有亲自动手，阿晴那丫头的死也与她脱不了干系，这就是一个丧门星。”关夫人没有冲自己的儿子发火，“她自己说的不会回来，却在昨天趁着煜皇子和含玉公主在这里，挑拨着煜皇子帮她回来打理关府的事务，阿晴怕她报复，只好悬梁自尽！一切都是她造成的，她就是一个不祥的女人。”

关宇鹏想起昨晚，冼紫瑗躺在自己怀中跟他说：“府上的事情一向是婆母打理，紫瑗年幼不懂事，怕做不好，请相公多和婆母说说，凡事还要仰仗她拿主意。煜皇子是太后疼爱的孙子，又是含玉公主的哥哥，他有心要含玉公主嫁入关府后事情少一些，所以这面子不能驳，可紫瑗真的怕做不好。”

她的表情忧伤而担心，身体微微颤抖着承欢，想到这，关宇鹏突然有些心燥。再瞧了一眼跪在地上的冼紫瑗，她依然垂头，只瞧得见微微露出一片脖颈，细腻白嫩。

关宇鹏轻声说：“府上的事一向是母亲做主，煜皇子不想他的妹妹嫁入关府，关府没有可以主事的人专心操办此事，所以暂时让您把府上的一些小事务放手，专心打理宇程和含玉公主的亲事。这是一时的权宜之计，您何必放在心上，紫瑗懂事，她希望可以帮到您一些，并没打算夺走关府的掌门之位。”

“闭嘴！”关夫人恼怒地说，“若不是因为她，你怎么会连亲生儿女都不能有？”

“这事与冼紫瑗没有什么关系。”关宇程叹了口气，母亲担心冼紫瑗夺了她手中的掌门之权，但是，阿晴之死确实不是冼紫瑗所为，这一点他清楚。

“你，你，你存心在和娘对着干！”听到关宇程也在为冼紫瑗辩解，关夫人怒气冲天，觉得此时跪在地上的冼紫瑗就是一只应当被立刻斩杀的狐狸精，有自己没有她，有她没有自己。

关宇程立刻摇头，“娘，孩儿觉得，府上这些事情只是皇上不愿意看关府壮大，就算没有冼紫瑗也会有别的女人，没有含玉公主也会有别的公主。”

“那么阿晴的死与这个可恶的女人没有一点关系吗？”关夫人提高声音，“阿晴阿宁姐妹二人打小就跟在为娘身边，这个可恶的女人嫁入关府，阿宁突然吞金自杀，如今阿晴这丫头又因为这个可恶的女人悬梁自尽，难道这一切都与她没有关系吗？”

关宇鹏看了一眼垂头不语的冼紫瑗，“娘，紫瑗年轻，有些事不够周全也正常，比不得您一直打理关府，但这是煜皇子的主意。煜皇子是太后最疼爱的孙子，如果此时紫瑗出了事情，让皇宫当借口对付关府，太没必要。娘亲冷静一下，阿晴不过是一位侍

妾，厚葬便是，不要因此责罚紫媛。”

关夫人胸口起伏，太阳穴一跳一跳地痛着。

关宇程在母亲耳边低声说：“娘，孩儿知道阿晴是何人所杀，但若是知道结果您一定会后悔。”

关夫人一怔，抬头看向关宇程，偏偏关宇程不肯当众讲出。

“是媳妇不好。”这个时候，跪在地上的洗紫媛突然开口，“是媳妇不能让关府安宁，媳妇自请闭门思过。”

关夫人看着洗紫媛，“哼，你以为你配关在关府吗？洗家才是你该待的地方。一个商贾之女，竟然妄想左右关府的事务。”

“孩儿相信紫媛并无此意。”关宇鹏看一眼跪在地上的洗紫媛，说，“来人，带紫媛下去，一日三餐不可亏待，不经我允许不可离开院落半步，过几日我返回边关的时候带她一起离开。娘，您还要忙宇程和含玉公主的亲事，这件事就这样吧。”

一旁的奴才搀扶洗紫媛起来，带她下去，关宇鹏微微一弯身，“娘，孩儿也下去了，今日有几件事要和几位旧相识商讨，弟弟的事情若有需要，您可随时去醉仙楼通知。”

看着关宇鹏离开，关夫人立刻看向关宇程，“宇程，是谁对阿晴下手？”

关宇程看着背影已经消失在外的关宇鹏，轻声说：“昨晚孩儿在后花园散步，听到大哥和阿晴争吵，阿晴说生下的孩子是个小公子才对，为何是个虚弱的女婴，大哥说她胡乱猜测，阿晴一直哭闹说洗紫媛有意害她，杀了她腹中的孩儿，还杀了她的妹妹，说一切是您和她说的，大哥打了阿晴一巴掌，阿晴身子虚弱，摔倒在地，后脑勺着地，当场就昏死过去，大哥吩咐他的手下处置了阿晴。”

关夫人愕然地睁大眼睛，原是有意要赖在洗紫媛身上，没想到竟然是自己的大儿子杀了阿晴，“他就那样安排人处置了阿晴？”

“是。”关宇程轻声说，“大哥说，阿晴这女人情绪混乱，会惹出是非，害了关府，吩咐他的手下将阿晴处死，做成悬梁自尽的样子。娘，这件事，您还是不要再介入，孩儿和含玉公主完婚后会住在别苑，您还是关府的掌门人，何必计较这一时。您这样一再对付洗紫媛，大哥难免心中恼火，他是府上长子，总有一天，府上事宜还是要交到他的正妻手中，不过是时间早晚而已。孩儿又娶了含玉公主，您这样一再地推拒，他会认为您是偏心，大哥本就对朝廷有二心，哪里肯将关府的事情交给含玉公主，他会宁愿是洗紫媛来处理。娘，洗紫媛是大哥的正妻，是当今皇上亲自赐婚，又有一个被太后认了义女、辈分高于含玉公主的亲妹妹，而且还是玄王府的长媳。这些，大哥不可能无视，有这些关系放着，和玄王府的姻亲关系大哥定会顾忌些，不会令洗紫媛太为难，毕竟有时候，血浓于水。”

“你是说煜皇子提议洗紫媛这个贱人帮着为娘处理府上的事宜，也是因为顾着洗紫

荒那个女人的面子，不想得罪玄王府？”关夫人迟疑地问。

关宇程想起含玉公主离开关府时和他所说：“那个洗紫瑗本公主也是深深厌恶，但是，她在府上出事，煜哥哥只会帮冼家。她是父皇亲自赐婚的女子，二则她妹妹是心仪公主，辈分上是煜哥哥和本公主的长辈，所嫁之人是玄易，于情于理于选择来说，关府是煜哥哥可以利用的势力，但煜哥哥更不愿意得罪玄王府。”

“嗯，孩儿是这样以为。”关宇程温和地说，“娘，为一个洗紫瑗和宫中闹僵实在是没有必要。洗紫瑗是大哥的正妻，是放在那儿的一个人，给她一些关府的事务打理并不要紧。还是早早葬下阿晴，毕竟自尽而亡，对关府的名誉到底不好。太后会怀疑这是不吉利的事也不一定，我们还是谨慎些吧。”

关夫人眉头一皱，生气地说：“那个贱女人不是想要夺为娘的位置吗？好呀，这件事就让洗紫瑗那个贱女人去处理吧！”

关宇程立刻摇头，“不妥，还是立刻吩咐府上的奴才们闭嘴，对外只说阿晴死于产后身体虚弱，与她妹妹葬在一起。大哥已经说过他过些日子回边关会带走洗紫瑗，您这几日还是对洗紫瑗态度好一些，拣些轻松拿得上台面的事让她做妥当些。”

关夫人叹了口气，有些头疼，只得点头说：“好吧，就听你的。”

处理完手头的事情，关宇鹏在醉仙楼遇到玄易陪着外出的洗紫荒，洗紫荒微笑着招呼：“姐姐初为人媳，要代为照顾您的侍妾和侍妾的孩儿，怕是一时生疏些，还要关家大公子体贴。”

关宇鹏讪笑，“呃，今天出来的时候她还在歇息。”

洗紫荒微微一笑，不再问下去，各自走开。关宇鹏有种奇怪的感觉，洗紫荒知晓关府发生的所有事情，他相信，若是洗紫瑗出事，洗紫荒一定不会放过他，有玄王府做靠山，自己真的不一定是她的对手。

离开一段后，玄易突然微笑着说：“他害怕你。”

“因为我知道得太多了。”洗紫荒轻声细语地说，“越是心思多的人越是容易害怕。”

院落里很安静，已经是下午，阳光有些冷清地照在窗棂上，洗紫瑗静静坐在桌前，简单的浅衣和素装，一些浅浅的阳光落在她身上，透出三分落寞。

“相公，您回来了。”洗紫瑗听到关宇鹏的脚步声，回头施礼，声音温软娇媚，听着如同水抚过关宇鹏的心，“紫瑗一直在检点自己的言行。”

“今天的事与你无关，你不必放在心上，母亲年纪大了，是你的长辈，听着就好。”关宇鹏温和地走上前，将洗紫瑗拥进怀中，“午时吃得可好？府上的奴才有没有为难你？”

洗紫瑗轻轻吁了口气，有些迟疑，喃喃地说：“府上事情多，婆母要操心的太多，

含玉公主是太后疼爱的孙女，下嫁关府，有些事情是要多花些心思，紫媛无事——”

关宇鹏一怔，推开些洗紫媛，才看到她眼中微红，隐有泪意，藏着委屈和无奈，却不肯说出来，看着关宇鹏，微微摇头示意她没事。

关宇鹏晃晃桌上的茶壶，空的，更不要提有什么点心水果，也就是说，从早上到现在，洗紫媛是水米未进。

“相公，紫媛无事。”洗紫媛的声音压抑，阻拦着要出去找奴才算账的关宇鹏，“相公不要为紫媛和婆母生分。不要，不要——”话音未落，洗紫媛突然身子一软昏了过去。

“紫媛！”关宇鹏立刻抱紧洗紫媛，脸色很是难看，这些人太不把他这个大公子放在眼中了吧，“来人，找大夫过来。”

看着躺在床上面色苍白、眼睛紧闭的洗紫媛，关夫人真想上去直接掐死这个晕倒还要累她被大儿子责怪的贱女人，这个女人就是来和她作对的。

“母亲。”关宇鹏眉头微蹙，慢慢地说，“虽然紫媛不太讨母亲欢心，也不必这样吧？难不成要让外人知道关府如此苛责皇上亲自为媒的洗紫媛？”

关夫人压压心头的火，说：“为娘这几日要忙着准备你弟弟和含玉公主的亲事，要操心的事实是在太多，你在家却帮不上忙，有些疏忽也并非存心，你何必这样说。”

“含玉公主是当今皇上的亲生女儿，身份尊贵，顾着关府的大局，母亲做得很好，孩儿并无意见。只是，紫媛虽然是出自寻常商贾之家，却是皇上亲自为媒，府上这样对她，万一传到皇上耳朵中，随便一个违抗皇命，不把皇上放在眼中的之类的理由，就可以要了关府所有人的性命。”关宇鹏眉头蹙着。

关夫人恼怒地说：“为娘要事事迁就她不成？”

关宇鹏有些生气，看着母亲，淡漠地说：“不论她究竟出身如何，是不是讨您喜欢，她如今是孩儿的正妻，您这样对她，摆明了就是偏心。孩儿在边关待的时间多一些，不能如弟弟般孝顺您在身边，但孩儿自认这关府能够在京城安稳，与孩儿在边关辛苦也有些关系，难道不是吗？”

关夫人一怔，关宇鹏暗中指责她偏心关宇程，压压火气，看一眼依然昏迷不醒的洗紫媛，说：“为娘不是这个意思，实在是这几天事情多，为娘顾不上她，府上的奴才们也没规矩，为娘会好好责罚他们。”

关宇鹏平静地说：“孩儿过几日就要返回边关，会带紫媛离开，母亲可眼前清静些。这几日孩儿有事要处理，知道紫媛年幼，府上的事情她处理起来确实有些困难，然而弟弟和含玉公主的亲事中要孩儿出面的事就让紫媛代为出面吧。”

关夫人一怔，脱口说：“你要她代你打理宇程和含玉公主的亲事？”

“是。”关宇鹏淡漠地说，“孩儿不想过问此事，与皇宫的人打交道无趣得很，让

紫媛代孩儿出面吧，就这样说定了。紫媛不知道如何处理的，孩儿会亲自告诉她。”关宇鹏不耐烦地说，“今天的事不要传到宫中，孩儿不想无事生非。”

“那就让她负责阿晴的后事吧。”关夫人不想让洗紫媛介入关宇程和含玉公主的亲事，“反正太后也不喜欢她。我原是提议她安葬阿晴，但你弟弟说这样不好，如今想，这也是她唯一可以做的事情了。她若是做得好，为娘自然会多分一些事情她做。”

“一个正室处理侍妾的后事？”关宇鹏眉头一皱，说，“母亲真是想得周到，如果这样，您可以先替父亲处理好一位侍妾的事。她如今刚刚生下父亲的孩子，是个白胖的小公子，眉眼甚是英俊，父亲嘱咐孩儿和您说一声，毕竟是关家的血脉。孩儿原是想让紫媛代您去打理，但紫媛身子不舒服，还是由您自己去做吧，免得父亲不开心。阿晴的事，孩儿已经吩咐奴才们去做，她没有亲人在世，选个地方葬了就行。”

关夫人的脸立刻变得红紫，她知道自己的相公在外面有相好的女子，一直是装聋作哑，没想到，会有一个外室子出现。“为何现在才和为娘讲，还竟然让这个孩子生下来，你是希望着他与你们兄弟二人分关府的财产不成？”

关宇鹏淡漠地说：“这位姨娘孩儿见过，生得漂亮，温柔和顺，是父亲喜欢的女子。孩儿是小辈，一直待在边关，京城中的人事知道得少。不过，这位女子弟弟也认识，孩儿以为他已经和您讲起过。”

关夫人立刻摇头，“他没有和为娘说。究竟是何人？”

关宇鹏依然语气淡漠地说：“孩儿不太清楚，与父亲见面的时候说过几句话。她与母亲不同，年轻，脾气也温和。来人，送夫人回去歇息，好好歇息养神，明天还有许多的事情要做。”

听着儿子下了逐客令，关夫人面上有些挂不住，搭着自己奴婢的手臂，慢慢走出关宇鹏的院落，考虑下一步要如何做。

“娘。”关宇程迎上前，笑着说，“您去看大哥了。”

“宇程，你的父亲在外面有了相好的女人，还生了一个儿子。”关夫人声音有些恼怒，“你为何不和为娘说？”

关宇程一愣，瞟了一眼大哥关宇鹏的院落，笑着说：“娘，这是哪里听来的，父亲在朝为官，外面有些应酬，您要包容些。”

关夫人差点骂人，“包容些，包容到他在外面为老不尊生个外室子？你和为娘说，是不是他还有别的女人，还有别的女人给他生的子女？”

关宇程知道这个时候解释不得，立刻转移话题，“孩儿接到含玉公主的信函，煜皇子说您把关府打理得不错，含玉公主下嫁是大事，关乎皇家面子，要仔细些。洗家一直为宫中提供衣饰，煜皇子让洗家铺子为含玉公主准备出嫁的衣饰，洗紫媛作为洗家的女儿，可以与含玉公主面谈，商定需要的衣饰，要洗紫媛明日去趟宫里。”

关夫人有些恼怒，“怎么又是这个贱女人？”

关宇程一笑说：“太后最疼含玉公主，希望含玉公主嫁得风光，您和冼家铺子不熟悉，不如让冼紫媛出面，功劳是我们关府的，辛苦却是她的。是孩儿和大哥讲一声还是您和大哥讲一下？”

“那个贱女人饿晕了。”关夫人恼怒地说，“你大哥恼得很，把为娘数落了一通！你去和你大哥说吧，为娘可不想看那个贱女人得逞的模样。”

“饿晕了？”关宇程一愣，“您关了她禁闭，没有吩咐人送茶水食物过去吗？怎么可以如此，难怪大哥生气了。他一直在边关，关府能够如此安稳也有他的功劳。您就算不喜欢冼紫媛，也该宽容些。”

关夫人点点头，“你大哥就是气恼这个。”

“那孩儿过去吧。”关宇程轻声说，“大哥正在气头上，您是长辈，让大哥说在面上也不好。大哥中毒不能有自己的儿女，心中本就郁闷，娘以后对他们夫妻二人要迁就些。”

关宇鹏院落里的几个奴才见是二公子关宇程，正要出声和里面的主子通报，被关宇程摆手制止，示意他自己进去就好。关宇程走到门前，隐约听到里面有低低的交谈声。

“紫媛，你终于醒了，想吃些什么？”关宇鹏温和地问，“让你受苦了，母亲也是忙着宇程和含玉公主的亲事一时疏忽了，她很内疚，一再嘱咐我要好好照顾你。”

“是紫媛不争气，”冼紫媛的声音微微有些颤抖和哭泣之声，“害得相公和婆母担心。婆母忙着小叔子的亲事，还要顾着紫媛这边，还有府上的小小姐要婆母照顾，紫媛真是不孝。”

“没事。”关宇鹏将冼紫媛揽在怀中，安慰地说，“只是一时疏忽，你也要早些恢复。为夫这几日在京城有许多旧时相识要拜访，宇程和含玉公主的亲事中需要我打理的事都要麻烦你去做。不懂得如何应对，可以去问母亲，或者直接问我。”

“紫媛记得。”冼紫媛轻轻叹息一声，“紫媛一定尽心尽力，尽快学会这些，好帮着婆母些。”

关宇程在外面咳嗽一声，微提声，“大哥，歇了吗？是我，宇程，有些事情要麻烦大嫂帮忙。”

“宇程呀，进来吧。”关宇鹏走出内室，“这么晚了，有事吗？”

关宇程微微一笑说：“刚刚见了几位朋友，在外面喝了些酒，路上接到含玉公主派人送给我的信函，要请大嫂明日去趟宫里，让冼家铺子出面准备婚嫁的衣饰。要麻烦大嫂辛苦几日了。”

听着关宇程开口闭口的称呼冼紫媛为大嫂，关宇鹏的心情好了些，微笑着说：“这是自然，长嫂如母，她理应帮你。”

歇息一夜，洗紫瑗不再那么的疲惫和憔悴，因为要去宫里，她早早起来准备，打扮得干净端庄。

“别太辛苦。”关宇鹏怜惜地说，“你才刚刚好，昨晚又辛苦了些。”

洗紫瑗面上一红，微微垂头，低声喃喃地说：“嫁给相公自然是要讨得相公喜欢才好，这是紫瑗的本分。紫瑗希望今日不要出什么差错，把事情办得好好的，讨得婆母欢心，相公不必为紫瑗分心。”

外面有奴婢的声音，“大公子，少夫人，玄王府的少夫人让人传了话，说她今日要去趟宫里拜访太后，听传旨的公公说，今日还约了少夫人去宫里，便问少夫人何时出门，好一同去。”

关宇鹏立刻说：“也好，正愁着紫瑗身子不适，没有合适的人在跟前照顾着，有她妹妹一起自然是极好。回话说，紫瑗这就动身，请玄家少夫人在逍遥居外稍等片刻，关府的马车立刻就会赶去。”

“是。”外面的奴婢应了声。

“有妹妹同去，紫瑗也可以放心些。”洗紫瑗看着关宇鹏，似乎也被他面上的喜悦感染，轻声说，“紫瑗去给婆母请安，然后就去宫中。”

“母亲是长辈，应该敬着些，为夫陪你一起。”关宇鹏温和地说，“有为夫陪着，母亲也会和气些。”

洗紫瑗乖巧温顺地点了一下头，跟着关宇鹏一起到关夫人房间请安。

守在门口的奴婢笑着迎上前，施了礼，口中说：“奴婢见过大公子和大少夫人，夫人正在洗漱，奴婢这就进去通报，请二位在此稍候。”

关宇鹏点头，看着奴婢进了房间。

“大公子。”进去的奴婢没一会儿就走了出来，面上的表情有些尴尬，轻声说，“夫人说她才刚刚醒，精神气不好，不想见任何人，大公子有什么事，可让奴婢进去通报，若是请安，就罢了。昨天听二公子说起过今天宫中要大少夫人进宫，快去忙吧，她歇息一会儿也要去处理府上的事务。”

关宇鹏脸上闪过一丝恼怒，母亲这是故意的，沉了沉声音说：“和我母亲说，就说孩儿知道了，母亲年纪大了，有些事情太辛苦，以后府上的事情就分开些吧。与孩儿有关的让紫瑗来做，孩儿一直驻守边关，在京城产业就不劳烦母亲操心，请母亲专心操持弟弟和含玉公主的亲事吧。”

奴婢一脸尴尬，硬着头皮说：“奴婢这就进去通报，大公子还需要在此候着消息吗？”

“不必了。本公子还有别的事，不能像二公子每日里寻花问柳，吟诗作画讨人欢心。”说完，拉着洗紫瑗转身就走，“难怪父亲生气，母亲如今是越来越不知轻重。紫

媛，以后不必日日请安，你只管做好你的事情，我会与父亲解释。”

关府的马车很快到了逍遥居外，逍遥居的马车已经等在外面，两辆车一前一后向着皇宫的方向赶去。

马车进了皇宫，停稳，洗紫媛由奴婢搀扶着下了马车，一眼看到前面马车内下来的竟然是两个人，玄易和洗紫芫。洗紫芫也是一身浅淡的衣，外面搭了件披风，青丝松挽，透着清爽柔和，虽不张扬，但气质高贵。

“姐姐。”洗紫芫微微一笑，冲自己的姐姐点了一下头。

虽然意外玄易竟然也陪着一起，可能是玄易到宫中还有别的事情要办，洗紫媛也没多想，由奴婢搀扶着走到洗紫芫面前，微微施礼，如今洗紫芫的身份要比她高，这是起码的礼数，尤其是在外面。

“几位终于是来了，太后都等急了。”玉润从里面迎了出来，引着三人进到前厅，太后正坐在前厅与含玉公主讲话，煜皇子不在，“太后，您的客人来了。”

太后看了一眼进来的三人，笑着说：“玄易呀，哀家不下旨，你是不会来看哀家，紫芫坐，比前些日子胖了些。”看了一眼洗紫媛，语气略微淡了些，“来人，给关家少夫人摆张椅子坐下。”

洗紫芫似乎没看到太后对姐姐的冷淡，离太后有些远的地方坐下，轻声说：“紫媛昨晚受寒，头有些痛，怕过了病气给太后，就坐在这儿吧。”

含玉公主上下打量了洗紫芫一番，微笑着说：“可是心仪公主有了身孕？祖母一直很想听到心仪公主的好消息。”

洗紫芫轻轻叹了口气，有些沮丧地说：“倒是期望着。这几日有些贪睡，也喜欢吃些稀奇古怪的东西，以为会有些喜事，但今日请了大夫过来看，却说不过是肠胃不适，嘱咐着不要太过懒散，不可进食太多，真是沮丧得很。”说着，抚了一下自己腹部，“也是紫芫不争气。”

“怎么说？”太后问。

“府上的大夫说，紫芫身子虚弱，是打小落下的病根，说是要慢慢养上些日子才好生儿育女。”洗紫芫不安地说，“心中怕婆母和公公着急抱孙，都不敢去玄王府请安。”

太后关心地说：“哀家派人去请宫中的太医过来给你瞧瞧。”

含玉公主静静瞧着洗紫芫，她的身形依然苗条婀娜，逍遥居里倒出的药渣确实是一些调养身体的方子。

“姐姐讲，关家二公子对姐姐的婆母说，含玉公主不仅容颜美丽，而且知天文地理，擅用药医人。”洗紫芫微笑着说，“紫芫不喜与陌生男子接触，可否请含玉公主帮紫芫看看，紫芫也有些怀疑那些大夫的方子，怎么就不能怀有儿女呢？”

太后没想到洗紫芫不仅没有拒绝她的提议，反而主动提议让含玉公主帮她诊脉。太

后看了一眼含玉公主，“也好，含玉，你就帮紫芜瞧瞧。”

“是。”含玉公主应了声，起身走到洗紫芜跟前，手指搭在洗紫芜的手腕上，静静试脉，洗紫芜的脉象平稳，略微虚弱，有些病气，大概是少年时体质不好，长大后疏于调养所致。

“怎样？”太后见含玉公主半天没有说话，笑着说，“可是有喜？要是没有喜，可是好事，祖母也可以含饴弄孙。想想就开心得紧。”

洗紫芜似乎也有些期盼，轻声问：“含玉公主，如何？”

含玉公主撤回自己的手指，轻声说：“含玉技浅，确实没能测出喜脉，倒是如那些大夫们所讲，心仪公主的身子有些弱，需要好好调养才成。”

太后眼中闪过一丝失望。

玄易笑着说：“这几日紫芜都不好意思来见太后。说若是三月之内仍然不能怀有一男半女，要玄易休了她，免得误了在下的香火。在下和她说，要有个调养的日子，怎么可能不能怀孩子。今日和太后说一声，玄易三年内绝对不会休了洗紫芜，但三年后，玄易有可能为了自己有个后代，要休了她娶别的女人为妻，生下自己的骨肉。不过，会照顾好洗紫芜的后半辈子。”

洗紫芜一怔，立刻偷眼去看洗紫芜，洗紫芜双手微微合拢放在腿上，似乎是在出神又似乎是在聆听。

太后瞧了洗紫芜一眼，玄易的要求不算过分，传宗接代是正理。

“是不是要娶那位若水姑娘？”含玉公主突然问，“那个女人是个祸水，含玉听说，她天性风流，招惹了许多的男子，甚至——”

说到这，她突然停下口，她不能说出煜皇子在醉仙楼遇刺之事与那个什么若水姑娘有关，她在与那些人对抗中听到有人说，“你个无耻之人，竟然敢招惹若水姑娘，她岂是你可以爱慕的人！一个乌蒙国的小小皇子，也配打若水姑娘的主意，找死！”

“甚至什么？”太后随意问了句。

“甚至有人从大兴王朝追到这里。”含玉公主轻声说，“含玉是在关府做客的时候无意中听到几个奴才闲聊，才知道有这么回事。”

太后眉头一蹙，脱口说：“哀家知道那个女子，看着就是一个刁蛮任性的女子，一点儿规矩也没有！都说大兴王朝的女子温柔和善，其实我们乌蒙国的女子才是最好的。”

洗紫芜轻轻叹了口气，语气缓缓地说：“太后竟也被人蒙蔽了。”

太后一怔，“紫芜，你说什么？”

洗紫芜长长叹了口气，似乎是很无奈，轻声说：“紫芜知道若水姑娘，平时也称呼她为若水妹妹。不知道的人都以为紫芜的相公喜欢若水妹妹，如果是真的，就算紫芜可以咽下这口气，可太后亲自赐婚的恩德能随便辜负吗？若水妹妹有一位相识相知的男

子，为人善良温和，待人接物公平从容，是个家世良好的男子，容颜清俊，对若水妹妹也是一往情深。只是这样的男子，总是会有一些妙龄女子喜欢着，就如紫芜的相公，也是许多乌蒙国女子的所爱。”

说到这，洗紫芜似是无意地看了一眼玄易，心中暗暗地说：成呀，不和我商量就在太后面前说若是我三年内不得生养才会休了我另娶他人，逼着我三年内不可离开你。只怕是三年后，你也一样寻得出理由，甚至说是你自己不能生养！这是告诉她，别再想着什么离开！

“难道有人从中散布谣言？”太后眉头一蹙，沉声问。

“太后果然是极睿智的。”洗紫芜立刻用敬佩的语气说，“紫芜多方打听才晓得事情的缘由，太后只凭紫芜几句话就猜出这其中的阴谋，紫芜真是太佩服您了，您要教教紫芜，免得紫芜让人给坑了骗了还不晓得。”

太后面上显出几分愉悦，人总是爱听好听的话，“何人从中捣乱？”

“紫芜也不清楚，若水妹妹从来不肯讲人坏话，只说这位男子有一位也算相识的旧人，一向最是喜欢这位男子，生得容颜美丽，娇俏可爱。唉，还是若水妹妹心地醇厚，若换了紫芜，只怕会恼恨得用天下最恶毒的言词诅咒这个女人。”洗紫芜轻叹气，“男子大半对美丽的女子心存仁慈之意，不舍得刻薄待之。但这位女子却欺着若水妹妹大度，四下里散布一些莫须有的言语，于是一向不擅辩解的若水妹妹就落得个水性杨花的名声。”

玄易心中替那位苏姑娘念了句：苏姑娘，你自求多福吧。

“她为何如此狠毒？”太后生气地说，“那个男子是如何想法？”

“大兴王朝民风纯厚，不喜与人计较，凡事多半忍让，比起我们乌蒙国的男子少了些率真。”洗紫芜叹了口气继续说，“他极喜欢若水妹妹，怕那位女子仗着她的家世为难若水姑娘，找到当年收养若水妹妹的玄王府代为照顾，当年若水妹妹生在纷乱之时，父母早早过世，才弃了她在路旁。”

“真是可气！”太后沉声说，“她既然逃到我们乌蒙国，哀家不可以让她再被那恶毒的女子欺负。玄易，若是那位女子再寻这个若水的不是，只管和哀家讲，哀家定让那女子在乌蒙国好好敛敛性子，知道什么叫寸步难行！”

玄易面上严肃认真地说：“太后明察，玄易一定记得，一定要保护好若水姑娘。”

洗紫芜轻轻咳嗽几声，有些歉意地说：“感了些风寒就喉咙不适，紫芜去院中站站，省得过了病气给太后。太后和含玉公主也该谈些正事，紫芜真是啰嗦得很。”说着，以手捂着嘴，似乎是还想要咳嗽，但强忍着。

“嗯，你出去站会吧。”太后摆了一下手，“玄易，你也陪着，聊了半天，哀家也有些累，含玉呀，想要些如何的嫁妆自己和洗紫瑗说。玉润，搀哀家去躺会儿，年纪大

了，真是不中用，只坐了

玉润立刻上前搀扶着太后离开，太后似乎确实是不太舒服，面上隐隐有些苍白，眉头紧蹙。

玄易起身陪着洗紫芜走出前厅，到了院落里，阳光不错，院落中花草茂盛得很，瞧着极是养眼，二人站在一处花丛前赏花。“要不要紧？这个含玉公主果然是狠毒的人，竟然会用这种方法。”

洗紫芜用眼睛的余光看了一眼周围，有几个奴才，垂头恭敬地站着。

“没事，有我在，他们听不到你的言语。”玄易伸手一揽洗紫芜的肩膀，让她靠在自己胸前。

“还好，我当时所坐之处是避风处，那药味到了我所坐之处就淡了许多，再加上你用真力帮我味道驱散在半人之外，倒没什么大碍。”洗紫芜平静地说，“只是太后甚是倒霉，那些药味全被她不知不觉吸入体内，所以会觉得疲惫头疼。那种药味侵入体内会有腹泻症状，与我所说的感了风寒不是同一种病症，也不算是我过了病气给她。”

玄易微微一笑，轻声说：“果然是心思缜密，滴水不漏。”

室内，含玉公主看着洗紫瑗，口气淡淡地说：“洗紫瑗，去院中走走吧，这儿太闷，还是院中的空气舒服些。”

“是。”洗紫瑗低声说，起身恭敬地随着含玉公主走出前厅。

二人在离洗紫芜和玄易不远的廊内停下，立刻有奴才搬了椅子给含玉公主坐下，洗紫瑗只能垂手站立一旁，二人谁也没有注意到洗紫芜正看向她们。

“今日气色不好呀。”含玉公主淡漠地说，“来人，给关家少夫人搬把椅子过来，如今你妹妹也在这里，你若是有什么不妥，怕是你妹妹会觉得本公主尚未嫁入关府就开始为难你，就那个小小的关府，还真不在本公主眼中。”

洗紫瑗恭敬地福了福，在奴才们搬来的椅子上虚虚坐下。

“煜哥哥和我说，嫁入关府本公主需要一个忠心的奴才。”含玉公主不太耐烦地说，“煜哥哥说，关府内只有一人可以一用，那就是你，洗紫瑗。”

洗紫瑗恭敬地听着。

“下嫁关宇程有本公主自己的目的，与你无关，但本公主确实需要一个忠心的奴才。”含玉公主淡淡地说，“煜哥哥说，你是洗紫芜的亲姐姐，血浓于水，洗紫芜不会置你于不管不问。洗紫芜靠山是玄王府，煜哥哥知道玄王府不会在朝为官，但只要玄王府不对发生的事情发表意见，已是极大帮助。本公主之所以和你说这些，就是要告诉你，虽然有洗紫芜暗中帮你，但本公主随时可以让你消失得无影无踪。本公主用关府掌门人的位置交换你的忠心。”

洗紫瑗没有立刻表示听从，面带浅浅困惑，轻声说：“紫瑗只见过煜皇子一面，不